

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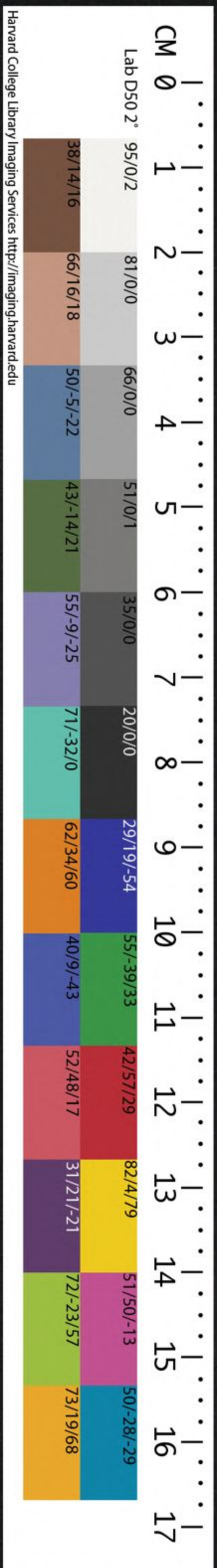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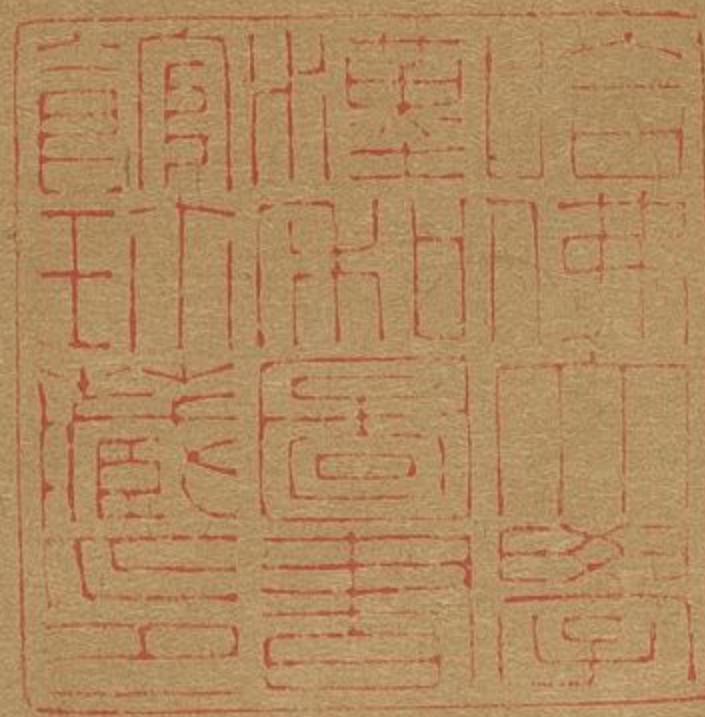
卷十六之十七



1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宋書卷十六

志第六

梁沈約撰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禮三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自書契經典咸崇其義而聖人之德莫大於嚴父者也故司馬遷著封禪書班固備郊祀志上紀皇王正祀下錄郡國百神司馬彪又著祭祀志以續終漢中興以後其舊制誕章粲然弘備自茲以降

又有異同故復撰次云爾

漢獻帝延康元年十一月己丑詔公卿告祠高廟遣兼御史大夫張音奉皇帝璽綬策書禪帝位于魏是時魏文帝繼王位南巡在潁陰有司乃爲壇於潁陰之繁陽故城庚午登壇魏相國華歆跪受璽綬以進於王旣受畢降壇視燎成祀而返未有祖配之事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時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明堂靈臺皆因漢舊事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自後以爲常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諡南郊皆是有事於郊也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時二漢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也

四年八月帝東巡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後漢紀章帝詔高邑祠卽位壇此雖前代已行之事然爲壇以祀天而壇非神也今無事於上帝而致祀於虛壇未詳所據也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圓丘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彰神明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旣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

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
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經見並以興廢無常一彼一
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
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圓丘
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
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
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
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圓丘以
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世不復郊祀

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文曰皇帝臣孫權

取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漢饗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
百三十行氣數終祿胙運盡普天施絕率土分崩孽臣
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作慝竊名亂制權生於東
郊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拯世奉辭行罰舉足爲民
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爲天意已去於漢
漢氏已終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
沓曆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敢不敬從謹擇元日
登壇柴燎卽皇帝位唯爾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永綏天
極其後自以居非中土不復脩設中年羣臣奏議宜脩
郊祀權曰郊祀當於中土今非其所重奏曰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鄴鎬非必中上權曰武王伐紂卽阼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爲天子立郊於鄴見何經典復奏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東郊於長安言文王郊於鄴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由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虞喜志林曰吳主糾駁郊祀追貶匡衡凡在見者莫不慨然稱善也何承天曰案權建號繼天而郊享有闕固非也末年雖一南郊而遂無北郊之禮環氏吳紀權思崇嚴父配天之義追上父堅尊號爲吳始祖如此說則權末年所郊堅配天也權卒後三嗣主終吳世不郊祀則權不享配帝之禮矣

劉備章武元年卽皇帝位設壇建安二十六年夏四月丙午皇帝臣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曆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享今曹操阻兵安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墮廢備宜脩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惟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之威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

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脩燔瘞告類于大神
惟大神尚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章武二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北郊于成都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節侍中太保鄭冲
兼太尉司隸校尉李喜奉皇帝璽綬策書禪帝位于晉
丙寅晉設壇場于南郊柴燎告類未有祖配其文曰皇
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協皇運紹
天明命以命炎曰昔者唐堯禪位虞舜虞舜又以禪禹
邁德垂訓多歷年載既漢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撥亂濟
民扶翼劉氏又用受禪于漢粵在魏室仍世多故幾於

顛墜寔賴有晉匡拯之德用獲保厥肆祀弘濟于艱難
此則晉之有大造于魏也誕惟四方之民罔不祗順開
國建侯宣禮明刑廓清梁嶠苞懷揚越函夏興仁八紘
同軌遐邇馳義祥瑞屢臻天人協應無思不服肆予憲
章三后用集大命于茲炎惟德不嗣辭不獲命於是羣
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獻陪隸暨于百蠻君長僉曰皇天
鑒下求民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讓所得距違天序不
可以無統人神不可以曠主炎虔奉皇運畏天之威敢
不欽承休命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答民
望敷佑萬國惟明德是饗

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不慮
改作之難今便爲永制衆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
供饗神祀配以祖考日夕歎企貶食忘安其便郊祀時
羣臣又議五帝卽天也五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
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
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北郊又除先後配祀
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
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
不異宜并園丘方澤於南北郊更脩治壇兆其二至之
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

庚寅冬至帝親祠圓丘於南郊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
立至今矣太康十年十月乃更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
帝又曰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
也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正經不通且詩
敘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
勳業旣已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不安其復明堂
及南郊五帝位晉武帝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大
子皇弟皇子悉侍祠非前典也
愍帝都長安未及立郊廟而敗

元帝中興江南太興元年始更立郊兆其制度皆太常
賀循依據漢晉之舊也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禮
一依武帝始郊故事初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
宜須旋都洛邑乃脩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居許卽便
立郊自宜於此脩奉驃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常華恒中
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按元帝紹命中興依
漢氏故事宜享明堂宗祀之禮江左不立明堂故闕焉
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故成
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於覆舟山南立之是月辛
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張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晉舊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太常顧和表曰太
始中合二至之祀於二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
至或同用陽復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
郊同月及中興草創百度從簡合北郊於一丘憲章未
備權用斯禮蓋時宜也至咸和中議別立北郊同用正
月魏承後漢正月祭天以地醜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
用夏正於是從和議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親
奉

安帝元興三年三月宋高祖討桓玄走之巳卯告義功
于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返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爲

依周禮宗伯攝職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獨曰既殯郊祀自是天子當陽有君存焉稟命而行何所辨也齊之興否豈如今日之比乎議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命三公行事又郊天極尊唯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嘗嫡子居外庶子執事禮文炳然未有不親受命而可祭天者又武皇受禪用二月郊元帝中興以三月郊今郊時未過日望輿駕無爲欲速而無據使皇輿旋返更不得親奉遂從納之議

晉恭帝元興二年五月遣使奉策禪帝位于宋永初元年六月丁卯設壇南郊受皇帝璽紱柴燎告類策曰皇

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晉帝以下世告終曆數有歸欽若景運以命于諱夫樹君司民天下爲公德充帝王樂推攸集越俶唐虞降暨漢魏靡不以上曾格文祖元勳陟帝位故能大拯黔黎垂訓無窮晉自東遷四維弗樹宰輔焉依爲日已久難棘隆安禍成元興遂至帝王遷播宗祀湮滅諱雖地非齊晉衆無一旅仰憤時難俯悼橫流投袂一麾則皇祚剋復及危而能持顛而能扶姦宄具殲僭僞必滅誠否終必泰興廢有期至於撥亂濟民大造晉室因藉時運以尸其勞加以殊俗慕義重譯來款正朔所暨咸服聲教至乃三靈垂象山

川告祥人神和協歲月茲著是以羣公卿士億兆夷人
僉曰皇靈降鑒於上晉朝款誠於下天命不可以久淹
宸極不可以暫曠遂逼羣議恭茲大禮猥以寡德託于
兆民之上雖仰畏天威略是小節顧深永懷祗懼若厲
敬簡元日升壇受禪告類上帝用酬萬國之嘉望克隆
天保永祚于有宋惟明靈是饗

永初元年皇太子拜告南北郊

永初二年正月上辛上親郊祀

文帝元嘉三年車駕西征謝賜幣告二郊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八座奏劉義宣臧質干時

犯順滔天作戾連結淮岱謀危宗社質反之始戒嚴之
日二郊廟社皆已遍陳其義宣爲逆未經同告輿駕將
發醜徒冰消質旣梟懸義宣禽獲二寇俱殄並宜昭告
檢元嘉三年討謝晦之始普告二郊太廟賊旣平蕩唯
告太廟太社不告二郊禮官博議太學博士徐宏孫勃
陸澄議禮無不報始旣遍告今賊已禽不應不同國子
助教蘇瑋生議案王制天子巡狩歸假于祖禰又曾子
問諸侯適天子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
山川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反必告于祖禰乃
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又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

帛皮圭告于祖禰反必告至天子諸侯雖事有小大其禮略鈞告出告至理不得殊鄭云出入禮同其義甚明天子出征類于上帝推前所告者歸必告至則宜告郊不復容疑元嘉三年唯告廟社未詳其義或當以禮記唯云歸假祖禰而無告郊之辭果立此義彌所未達夫禮記殘缺之書本無備體折簡敗字多所闕略正應推例求意不可動必徵文天子反行告社亦無成記何故告郊獨當致嫌但出入必告蓋孝敬之心旣以告歸爲義本非獻捷之禮今輿駕竟未出宮無容有告至之文若陳告不行之禮則爲未有前准愚謂祝史致辭以昭誠信苟其義舛於禮自可從實而闕臣等參議以應告爲允宜並用牲告南北二郊太廟太社依舊公卿行事詔可

孝建二年正月庚寅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尋舊儀廟祠至尊親奉以太尉亞獻南郊親奉以太常亞獻又廟祠行事之始以洒灌地送神則不灌而郊初灌同之於廟送神又灌議儀不同於事有疑輒下禮官詳正太學博士王祀之議案周禮大宗伯佐王保國以吉禮事鬼神祗禮祀昊天則今太常是也以郊天太常亞獻又周禮外宗云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鄭玄云后不與祭宗

伯攝其事又說云君執圭瓚祿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獻中代以來后不廟祭則應依禮大宗伯攝亞獻也而今以太尉亞獻鄭注禮月令云三王右司馬無太尉太尉秦官也蓋世代彌久宗廟崇敬攝后事重故以上公亞獻又議履時之思情深於霜露室戶之感有懷於容聲不知神之所在求之不以一處鄭注儀禮有司云天子諸侯祭於祊而繹繹又祭也今廟祠闕送神之祿將移祭於祊繹明在於留神未得而殺禮郊廟祭殊故灌送有異太常丞朱膺之議案周禮大宗伯使掌典禮以事神爲上職總祭祀而昊天爲首今太常卽宗伯也又一

袁山松漢百官志云郊祀之事太尉掌亞獻光祿掌三獻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掌贊天子無掌獻事如儀志漢亞獻之事專由上可不由秩宗貴官也今宗廟太尉亞獻光祿三獻則漢儀也又賀循制太尉由東南道升壇明此官必預郊祭古禮雖由宗伯然世有因革上司亞獻漢儀所行愚謂郊祀禮重宜同宗廟且太常旣掌贊天子事不容兼又尋灌事禮記曰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樂三闋然後迎牲則殷人後灌也周人先求諸陰灌用鬯達於淵泉旣灌然後迎牲則周人先灌也此謂廟祭非謂郊祠案周禮天官凡

祭祀贊王裸將之事鄭注云裸者灌也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而郊未始有灌於禮未詳淵儒注義炳然明審謂今之有灌相承爲失則宜無灌通關八座丞郎博士並同膺之議尚書令建平王宏重參議謂膺之議爲允詔可

大明二年正月丙午朔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至時或雨魏世值雨高堂隆謂應更用後辛晉時旣出遇雨顧和亦云宜更告徐禪云晉武之世或用丙或用巳或用庚使禮官議正并詳若得遷日應更告廟與不博士王燮之議稱遇雨遷郊則先代成議禮傳所記

辛日有徵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玄注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者取其齋戒自新也又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注曰元日謂上辛郊祭天也又春秋載郊有二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曰曷用郊用正月上辛亥元年四月辛巳郊穀梁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以斯明之則郊祭之禮未有不用辛日者也晉氏或丙或巳或庚並有別議武帝以十二月丙寅南郊受禪斯則不得用辛也又泰始一年十一月巳卯

始并圓丘方澤二至之祀合於二郊三年十一月庚寅
冬至祠天郊于圓丘是猶用圓丘之禮非專祈穀之祭
故又不得用辛也今之郊饗既行夏時雖得遷却謂宜
猶必用辛也徐禪所據或爲未宜又案郊特牲曰受命
于祖廟作龜于禰宮鄭玄注曰受命謂告退而下也則
告義在郊非爲告曰今日雖有遷而郊禮不異愚謂不
宜重告曹郎朱膺之議案先儒論郊其議不一周禮有
冬至日圓丘之祭月令孟春有所穀于上帝鄭氏說圓
丘祀昊天上帝以帝嚳配所謂禘也祈穀祀五精之帝
以后稷配所謂郊也二祭異時其神不同諸儒云圓丘
之祭以后稷配取其所在名之曰郊以形體言之謂之
圓丘名雖有二其實一祭晉武捨鄭而從諸儒是以郊
用冬至日旣以至日理無常辛然則晉代中原不用辛
日郊如徐禪議也江左以來皆用正月當以傳云三王
之郊各以其正晉不改正朔行夏之時故因以首歲不
以冬日皆用上辛近代成典也夫祭之禮過時不舉今
在孟春郊時未過值雨遷日於禮無違旣以告日而以
事不從禋祀重敬謂宜更告高堂隆云九日南郊十日
北郊是爲北郊可不以辛也尚書何偃議鄭玄注禮記
引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多用正歲

左傳又啓蟄而郊則鄭之此說誠有據矣衆家異議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蓋曲學之辯於禮無取固知穀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真所謂膚淺也然用辛之說莫不必同晉郊庚巳參差未見前徵愚謂宜從晉遷郊依禮用辛燹之以受命作龜知告不在日學之密也右丞徐爰議以爲郊禮用辛有礙遷日禮官祠曹考詳已備何偃據禮不應重告愚情所同尋告郊剋辰於今宜改告事而已次辛十日居然展齋養牲在滌無緣三月謂毛血告牲之後雖有事礙便應心有司行事不容遷郊衆議不同參議宜依經遇雨遷田川後辛不重告若殺牲薦血之後值雨則有司行事詔可

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詔曰朕載新寶命仍離多難戎車遙駕經略務殷禮告雖備弗獲親禮今九服旣康百祀咸秩宜聿遵前典郊謁上帝有司奏檢未有先准黃門侍郎徐爰議虞稱肆類殷述昭告蓋以創世成功德盛業遠開統肇基必享上帝漢魏以來聿遵斯典高祖武皇帝克伐僞楚晉安帝尚在江陵卽於京師告義功于郊兆伏惟太始應符神武英斷王赫出討戎戒淹時雖司奉弗虧親謁尚闕謹尋晉武郊以二月晉元禋以三月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典不得拘以常祀

限以正月上辛，愚謂宜下。史官考擇十一月嘉吉車駕親郊，奉謁昊天上帝。高祖武皇帝配饗，其餘祔食不關。今祭尚書令建安王休仁等同爰議參議，爲允詔可。泰始六年五月乙亥，詔曰：古禮王者每歲郊享，爰及明堂。自晉以來，間年一郊，明堂同日質文詳略，踈數有分。自今可間二年一郊，間歲一明堂，外可詳議。有司奏前兼曹郎虞愿議郊祭宗祀俱主天神，而同日殷薦於義，爲黷明詔，使圓丘報功三載一享，明堂配帝，間歲昭薦。詳辰酌衷，寔允懋典。緣諮參議，並同曹郎王延秀重議改革之宜，實如聖旨。前虞愿議蓋是仰述而已，未顯後

例謹尋自初郊間二載，明堂間一年，第二郊與第三明堂還復同歲。愿謂自始郊明堂以後，宜各間二年，以斯相推，長得異歲通關八座同延。秀議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丁巳，有司奏郊祀明堂還復同日，間年一脩。

漢文帝初祭地祇於渭陽，以高帝配。武帝立后土社祠於汾陰，亦以高帝配。漢氏以太祖兼配天地，則未以后配地也。王莽作相，引周禮享先妣爲配。北郊夏至祭后土，以高后配，自此始也。光武建武中，不立北郊，故后地之祇常配食天壇山川羣望，皆在營內。凡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中元年建北郊，使司空馮魴告高廟，以薄后代

呂后配地江左初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共在天郊也晉成帝立二郊天郊則六十二神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鈎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六十二神也地郊則四十四神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鑿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唐江先農凡四十四也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二郊所秩官有其注

宋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司空羨之尚書令亮等奏曰臣聞崇德明祀百王之令典憲章天人自昔之所同雖因革殊時質文異世所以本情篤教其揆一也伏惟高祖武皇帝允協靈祇有命自天弘日靜之勤立蒸民之極帝遷明德光宅八表太和宣被玄化遐通陛下以聖哲嗣徽道孚萬國祭禮久廢思光鴻烈饗帝嚴親今實宜之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於地祇之配雖禮無明文先代舊章每所因循魏晉故典足爲前式謂武敬皇后宜配北郊蓋述懷以追孝躋聖敬於無窮對越兩儀允洽幽顯者也明年孟春有事於二郊請宣攝內外詳依舊典詔可

晉武帝太康二年冬有司奏三年正月立春祠時日尚

寒可有司行事詔曰郊祀禮典所重中間以軍國多事
臨時有所妨廢故每從奏可自今方外事簡唯此爲大
親奉禋享固常典也成帝祠南郊遇雨侍中顧和啓宜
還更尅日詔可漢明帝據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之禮
因採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陽祭其帝與神車服各
順方色魏晉依之江左以來未遑脩建

宋孝武大明五年四月庚子詔曰昔文德在周明堂崇
祀高烈惟漢汶邑斯尊所以職祭罔讐氣令斯正鴻名
稱首濟世飛聲朕皇考太祖文皇帝功耀洞元聖靈昭
俗內穆四門仁濟羣品外薄八荒威懾殊俗南腦勁越

西髓剛戎裁禮興稼穡之根張樂協四氣之紀匡飾墳
序引無題之外旌延寶臣盡盛德之範訓深劭農政高
刑厝萬物揀通百神薦祉動協天度下泐地德故精緯
上靈動殖下瑞諸侯軌道河濂海夷朕仰憑洪烈入子
萬姓皇天降祐迄將一紀思奉揚休德永播無窮便可
詳考姬典經始明堂宗祀先靈式配上帝誠敬克展幽
顯咸秩惟懷永遠感慕崩心有司奏伏尋明堂辟雍制
無定文經記參差傳說乖舛名儒通哲各事所見或以
爲名異實同或以爲名實皆異自漢暨晉莫之能辨周
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玄注禮儀生於斯諸儒又

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內至於室宇堂八戶牖達向世代湮緬難得該詳晉侍中裴頠西都碩學考詳前載未能制定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參詳鄭玄之注差有準據裴頠之奏竊謂可安國學之南地寔丙巳爽塏平暢足以營建其墻宇規範宜擬則太廟唯十有二間以應碁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雖爲差降至於三載恭祀理不容異自郊祖宮亦宜共日禮記郊以特牲詩稱明堂羊牛吉蠲雖同質文殊典且郊有燔柴堂無禋燎

則鼎俎彝簋一依廟禮班行百司搜材簡工權置起部尚書將作大匠量物商程剋今秋繕立乃依頠議但作大殿屋雕畫而已無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制六年正月南郊還世祖親奉明堂祠祭五時之帝以文皇帝配是用鄭玄議也官有其注

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廟四時祠六室用二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詳祭用幾牛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案鄭玄注禮記太傳稱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牢之用

理無差降太祖文皇帝躬成天地則道兼覆載左右羣生則化洽四氣祖宗之稱不足彰無窮之美金石之音未能播勳烈之盛故明堂聿脩聖心所以昭玄極汎配宗廟先儒所以得禮情愚管所見謂宜用六牛博士虞龢議祀帝之名雖五而所生之實常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隨其王而饗焉主一配一合用二牛祠部郎顏奐議祀之爲義並五帝以爲言帝雖云五牲牢之用謂不應過郊祭廟祀宜用二牛

明帝泰始七年十月庚子有司奏來年正月十八日祠

明堂尋舊南郊與明堂同日並告太廟未審今祀明堂復告與不祠部郎王延秀議案鄭玄云郊者祭天之名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明堂異處以避后稷謹尋郊宗二祀旣名殊實同至於應告不容有異守尚書令袁粲等並同延秀議

魏明帝世中護軍蔣濟奏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爲先昭祖揚禰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從所繇於前謹遺跡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

德不刊山梁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布生民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所生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振前王之弊亂拯流遁之艱危接千載之衰繼百世之廢始自武文至于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網維人神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其優衍豐隆無所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發大禮雖志在掃盡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堀疆於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也且昔歲破吳虜於江漢今茲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內潰在不復淹就當探其窟穴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儀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纂其禮十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爾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曠遠者千有餘年近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脩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敢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華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復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帝雖拒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故不行

晉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
瓘尚書左僕射山濤魏舒尚書劉寔張華等奏曰聖德
隆茂光被四表諸夏又清幽荒率從神策廟筭席卷吳
越孫皓稽顙六合爲家巍巍之功格于天地宜同古典
勒封東嶽告三府太常爲儀制瓘等又奏臣聞肇自生
民則有后辟載祀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
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謚號可知者十有四焉
沈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記自黃帝以來古傳昧
略唐虞以來典謨炳著三王代興體業繼襲周道旣沒
秦氏承之至于漢魏而質又未復大晉之德始自重黎

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
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內歸心武功之盛實由
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踐祚弘建大業羣生仰流唯獨江
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討
兵威暫加數旬蕩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
方來同聲教所被達于四極雖黃軒之征大禹遠略周
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姓表
言以事告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加以騶虞麟趾象
瑞並臻昔夏殷以丕崇爲祥周武以烏魚爲美咸曰休
哉然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若今之富者也宜宣大典

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
勒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代之下莫不興起斯帝
王之盛業天人至望也詔曰今逋寇雖殄外則障塞
有警內則民黎未康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瓘等又奏
今東漸于海西被流沙大漠之陰日南北戶莫不通屬
茫茫禹跡今實過之則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
宜有事梁父脩禮地祇登封泰山致誠上帝以答人神
之願乞如前奏詔曰今陰陽未和政刑未當百姓未得
其所豈可勒功告成邪瓘又奏臣聞處帝王之位者必
有曆運之期天命之應濟生民之大功者必有盛德之

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可讓自古道也而明詔謙
沖屢辭其禮雖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地
實掌民物國之大事取議於此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
在其事臣等前奏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
合同四海述古考今宜循此禮至於剋定歲月須五府
上議然後奏聞請寫詔及奏如前下議詔曰雖蕩清江
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羣后思隆大化以
寧區夏百姓獲又與之休息此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
諸府矣勿復爲煩瓘等又奏臣聞唐虞二代濟世弘功
之君莫不仰答天心俯協民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辭

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勳高百王德無與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義塞神祇之款望使大晉之典謨不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弘治道以康庶績且俟他年無復紛紜也

太康元年冬王公有司又奏自古聖明光宅四海封禪名山著於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巡狩四嶽躬行其道易著觀民省方禮有升中于天詩頌陟其高山皆載在方策文王爲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魯蕃列于諸侯或享于岐山或有事泰山徒以聖德猶得爲其事自是以來功薄而僭其義者不可勝言號諡不泯以至于今况高祖宣皇帝肇開王業海內有截世宗景皇帝濟以大功輯寧區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晉蕩定蜀漢陛下應期龍興混壹六合澤被羣生威震無外昔漢氏失統吳蜀鼎峙兵興以來近將百年地險俗殊民望絕塞以爲分外其日久矣大業之隆重光四葉不羈之寇二世而平非聰明神武先天弗違孰能巍巍其有成功若茲者歟臣等幸以千載得遭運會親奉大化目覩太平至公之美誰與爲讓宜祖述先朝憲章古昔

勒功岱嶽登封告成弘禮樂之制正三雍之典揚名萬世以顯祖宗是以不勝大願敢昧死以聞請告太常具禮儀上復詔曰所議誠前烈之盛事也方今未可以爾便報絕之

宋太祖在位長久有意封禪遣使履行泰山舊道詔學士山謙之草封禪儀注其後索虜南寇六州荒毀其意乃息

世祖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太宰江夏王義恭表曰惟皇天崇稱大道始行揖讓迄于有晉雖聿脩前緒而跡淪言廢茂記於竹素者焉可單書紹乾維建徽號流風

聲被絲管自無懷以來可傳而不朽者七十有四君罔仁厚而道滅鮮義澆而德宣鍾律之先曠世綿絕難得而聞江索著明者尚有遺炳故易稱先天弗違後天奉時蓋陶唐姚姒商姬之主莫不由斯道也是以風化大洽光熙于後炎漢二帝亦踵曩則因百姓之心聽輿人之頌龍駕帝服鏤玉梁甫昌言明稱告成上靈况大宋表祥唐虞受終素德山龍啓符金玉顯瑞異采騰於軫墟紫煙藹於邦甸錫冕兆九五之徵文豹赴天曆之會誠二祖之幽慶聖后之冥休道冠軒堯惠深亭毒而猶執沖約未言封禪之事四海竊以恧焉臣聞惟皇配極

惟帝祀天故能上稽乾式照臨黔首協和穹昊膺茲多
福高祖武皇帝明並日月光振八區拯已溺之晉濟橫流
之世撥亂寧民應天受命鴻徽洽于海表威稜震乎沙
外太祖文皇帝體聖履仁述業興禮正樂頌作象曆明
達通於神祇玄澤被乎上下仁孝命世睿武英挺遭運
屯否三才湮滅迺龍飛五洲鳳翔九江身先八百之期
斷出人鬼之表慶煙應高牙之建風耀符發迹之辰親
翦凶逆躬清昏盪天地革始夫婦更造豈與彼承業繼
緒拓復禹跡車一其軌書罔異文者同年而議哉今龍
麟已至鳳皇已儀比李已實靈茅已茂雕氣降雰於宮

榭珍露呈味於禁林嘉禾積穗於殿甍連理合幹於園
籓皆耀質離宮植根蘭囿至夫霜毫玄文素翮頽羽泉
河山嶽之瑞草木金石之祥方畿憬塗之謁抗驛絕祖
之奏彪炳雜沓粵不可勝言太平之應茲焉富矣宜其
從天人之誠遵先王之則備萬乘整法駕脩封泰山瘞
玉岱趾延喬松於東序詔韓岐於西廂麾天闈使啓關
謁紫宮朝太一奏鈞天詠雲門贊揚幽奧超聲前古豈
不盛哉伏願時命宗伯具茲典度詔曰太宰表如此昔
之盛王永保鴻名常爲稱首由斯道矣朕遭家多難入
纂絕孝德薄勳淺鑒寐崩愧頃麟鳳表禎茅禾兼瑞雖

符祥顯見恧乎猶深庶仰述矢志拓清中寓禮祇謁神
朕將試哉四年四月辛亥有司奏曰臣聞崇號建極必
觀俗以樹教正位居體必採世以立言是以重代列聖
咸由厥道玄勳上烈融章未分鳴光委緒歇而罔滅若
其顯諡略騰軌則系綴聲采徵略聞聽爰洎姬漢風流尚
存遺芬餘榮綿映紀緯雖年絕世祀代革精華可得騰
金綵奏玉潤鏤迹以燠今鑄德以麗遠而四望埋禋歌
之禮日觀施脩封之容豈非神明之業難崇功基之迹
易泯自茲以降訖于季末莫不欲英弘徽位詳固洪聲
豈徒深默脩文淵幽馭世而已諒以滕非虛奏書匪妄

埋擊雨恕神淳廕復樹安得紫壇肅祇竹宮載竚散火
投郊流星奔座寶緯初基厭靈命曆德振弛維功濟淪
象玄浸紛流華液幽潤規存永馭思詳樹遠太祖文皇
帝以啓邁泰運景望震凝采樂調風集禮宣度祖宗相
映軌迹重暉聖上韞籙蕃河竚翔衡漢金波掩照華耀
停明運動時來躍飛風舉澄氛海岱開景中區歇神還
靈頽天重耀儲正凝位於兼明袞嶽蕃華於元列故以
祥映昌基繫發篆素重以班朝待典飾令詳儀纂綜淪
蕪搜騰委逸奏玉郊宮禋珪玄時景集天廟脉壤祥農
節至昕陽川丘夙禮綱威巡駐表綏中甸史流其詠民

挹其風於是油迹視陰振聲威響歷代之渠沈望內
安侯之長賢王入侍殊生詭氣奉俗還鄉羽族卉儀懷
音革狀邊帛絕書權光施燭天岱發靈宗河開寶崇丘
淪鼎振采泗淵雲皇王嶽摛藻漢并角卽音栖翔禁
籟袞甲霜味翺舞川肆榮泉流鏡後昭河源故以波沸
外關雲蒸內澤若其雪趾青毳玄文朱綵日月郊甸擇
木弄音重以榮露騰軒蕭雲掩閣鎬穎孳萌移華淵禁
山輿竚衡雲鷄竦翼海鯨派流江茅吐蔭校書之列仰
筆以飾辭濟代之蕃獻邑以待禮豈非神勰氣昌物瑞
雲照蒲軒龜軫泉淳芳太宰江夏王臣義恭咀道遵

英抽可麗古該潤圖史施詳闕載表以功懋往初德耀
炎昊升文中岱登牒天關耀冠榮名摛振聲號而道謙
稱首禮以虛挹將使玄祗缺觀幽瑞乖期梁甫無盛德
之容介丘靡升聞之響加窮泉之野獻八代之駟交木
之鄉奠絕金之楛肅靈重表珍符兼貺伏惟陛下謨詳
淵載衍屬休章依徵聖靈潤色聲業誦辰稽古肅齊警
列儒僚展采禮官相儀懸蕤動音洪鍾竦節陽路整衛
正途清禁於是績環珮端玉藻鳴鳳竚律騰駕流文間
綵比象之容昭明紀數之服徽焯天陣容藻神行翠蓋
懷陰羽華列照乃詔聯事掌祭賓客贊儀金支宿縣鏞

石潤響命五神以相列闢九關以集靈警衛兵而闢雲
先雨祇以灑路霞凝生闕煙起成宮臺冠丹光壇浮素
靄爾乃臨中壇備盛禮天降祥錫壽固皇根谷動神音
山傳稱響然後辨年問老陳詩觀俗歸薦告神奉遺清
廟光美之盛彰乎萬古淵祥之烈溢乎無窮豈不盛歟
臣等生接昌辰肅懋明世東教管聞未足言道且章志
湮微代往淪絕拘採遺文堯明訓誥闕
魯草滕書堙王之禮具竦一石繩金之儀和芝潤瑛鐫璽
乾封懼弗軌屬上徽輝當王則謹奉儀注以聞詔曰天
生神物昔王稱愧況在寡德敢當鴻貺今文軌未一可

停此奏

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郡封魏武帝爲魏
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廟于鄴邺自以諸侯禮立五廟也後
雖進爵爲王無所改易延康元年文帝繼王位七月追
尊皇祖爲太王丁夫人曰大王王后黃初元年十一月受
禪又追尊太王曰大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明帝太
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曰
高皇后並在鄴廟廟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曾祖高
皇祖大皇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世不毀
然則所祠止於親廟四室也至明帝太和三年十一月

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令丞奉薦而使行太傅太常韓暨行太廟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皇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爲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羣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聖相承以成帝業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爲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爲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夏典制禮樂宜爲魏烈祖更於太祖廟北爲二祧其左爲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孫盛魏氏春秋曰夫諡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

歿然後著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者也未有當年而逾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斂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矣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卽位有司奏請追諡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歸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奏以太和元年二月立廟於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

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廟同廢鄴廟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何承天曰案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漢獻帝延康元年七月魏文帝幸譙親祠譙陵此漢禮也漢氏諸陵皆有園寢者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古前廟後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四時祭祀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秦始皇出寢起於墓側漢

因弗改陵上稱寢殿象生之具古寢之意也及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予以述父爲孝臣以繫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後至今陵寢遂絕

孫權不立七廟以父堅嘗爲長沙太守長沙臨湘縣立堅廟而已權既不親祠直是依後漢奉南頓故事使太守祠也堅廟又見尊曰始祖廟而不在京師又以民人所發吳芮冢材爲屋未之前聞也於建鄴立兄長沙相

王策廟於朱爵橋南權疾太子所禱卽策廟也權卒子亮代立明年正月於宮東立權廟曰太祖廟旣不在宮南又無昭穆之序及孫皓初立追尊父和曰文皇帝皓先封烏程侯卽改葬和於烏程西山號曰明陵置園邑二百家於烏程立陵寢使縣令丞四時奉祀寶鼎元年遂於烏程分置吳興郡使太守執事有司尋又言宜立廟京邑寶鼎二年遂更營建號曰清廟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宮僚中軍步騎以靈輿法駕迎神主於明陵親引仁拜送於庭比仁還中吏手詔日夜相繼奉問神靈起居動止巫覡言見和被服顏色如平日皓悲喜悉召公卿尚書詣閣下受賜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皓於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又拜廟薦饗比七日三祭倡伎晝夜娛樂有司奏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情然後止

劉備章武元年四月建尊號於成都是月立宗廟祫祭高祖已下備紹世而起亦未辨繼何帝爲禰亦無祖宗之號劉禪面縛北地王諶哭於昭烈之廟此則備廟別立也

魏元帝咸熙元年增封晉文帝進爵爲王追命舞陽宣文侯爲晉宣王忠武侯爲晉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諡

曰文王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受禪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爲宣皇帝伯考景王爲景皇帝考文王爲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爲景皇后二年正月有司奏天子七廟宜如禮營建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是羣臣奏議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爲七廟以辨宗祧聖旨深弘遠跡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之尊遠昔舜承堯禪受終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正月元日又格于文祖此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故事卽用魏廟奏可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爲二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爲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七月又詔曰主者前秦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於祇奉神明情猶未安宜更營造崇正永制於是改創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爲景懷皇后

太康元年靈壽公主脩麗祔于太廟周漢未有其準魏明帝則別立廟晉又異魏也六月因廟陷當改治羣臣又議奏曰古者七廟異所自宜如禮詔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一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爲敘亦隨時之宜也其便仍舊至十年乃更改築於宣陽門內窮壯

極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爾廟成帝率百官遷神于
新廟自征西以下車服導從皆如帝者之儀摯虞之議
也至世祖武皇帝崩則遷征西及惠帝崩又遷豫章而
惠帝世愍懷太子太子二子哀太孫臧沖太孫尚並祔
廟元帝世懷帝殤太子又被廟號爲陰室四殤懷帝初
又策諡武帝揚后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別立弘
訓宮不列於廟元帝旣卽尊位上繼武帝於禮爲禰如
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是時西京神主堙滅虜庭江
左建廟皆更新造尋以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位雖七
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以兄弟爲世數故也于時百度

草創舊禮未備三祖毀主權居別室太興三年將登愍
帝之主於是乃定更制還復豫章潁川二主于昭穆之
位以同惠帝嗣武帝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
尊之義在廟不替也至元帝崩則豫章復遷然元帝神
位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至明帝崩而潁川
又遷猶十室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
之曰祧以準遠廟成帝咸和三年蘇峻覆亂京都溫嶠
等入伐立行廟於白石告元帝先后曰逆臣蘇峻傾覆
社稷毀棄三正汗辱海內臣亮等手刃戎首龔行天罰
惟中宗元皇帝肅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靈降鑒有罪

剽絕其命翦此羣克以安宗廟臣等雖隕首摧軀猶生之年咸康七年五月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于廟配饗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康帝崩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並爲兄弟無所登降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帝世秩登進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潁川又遷孝武皇帝太元十六年改作大廟殿正室十六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八間棟高八丈四尺堂基長三十九丈一尺廣十丈一尺堂集方石庭以塼尊備法駕

遷神主于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子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之儀是與太康異也諸主旣入廟設脯醢之奠及新廟成帝主還室又設脯醢之奠十九年二月追尊簡文母會稽太妃鄭氏爲簡文皇帝宣太后立廟太廟道西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安帝隆安四年以孝武母簡文李太后帝母宣德陳太后祔于宣鄭太后之廟元興三年三月宗廟神主在尋陽已立新主于太廟權告義事四月輔國將軍何無忌奉送神主還兩子百官拜迎于石頭戊寅入廟安帝崩未及禘而天祿終焉

宋武帝初受晉命爲宋王建宗廟於彭城依魏晉故事立一廟初祠高祖開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東安府君皇考處士府君武敬臧后從諸侯五廟之禮也既卽尊位乃增祠七世右北平府君六世相國掾府君爲七廟永初初追尊皇考處士爲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爲穆皇后三年孝懿蕭皇后崩又祔廟高祖崩神主升廟猶從昭穆之序如魏晉之制虛太祖之位也廟殿亦不改構又如晉初之因魏也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爲章皇太后立廟西晉宣太后地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

晉元帝大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華恒議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爵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上傳純以爲惠懷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謂廟室當以客主爲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二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潁川全祠七廟之禮驃騎長史溫嶠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旣非禮文且光武奮劔振起不策名於孝平豫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

共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
烝嘗於經既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恒欲還二府君以全
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
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爲一世則不
祭禰反不及庶人於是帝從嶠議悉施用之孫盛晉春
秋曰陽秋傳云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以後尊降廢
前敬昔魯僖上嗣莊公以友于長幼而外之爲逆準之
古義明詔是也

穆帝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
祧室昔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毀主中興之初權居天
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表續奉還於西儲夾
室謂之爲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謂四世遠祖長
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宜
皇爲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
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
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窳殷祭之
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於征西之
祧祭薦不絕護軍將軍馮懷表議禮無廟者爲壇以祭
可別立室藏之至殷禘則祭于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
馬無忌等議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

此府君遷主宜在宣皇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
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尚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
曰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贊人爵之尊篤天倫
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
爲壇去壇爲墀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
有禱則祭於壇墀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
漢世革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
之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別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
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於是撫軍將軍會
稽王司馬昱尚書劉劭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

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答
曰舜廟所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舜上不序
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禮也若依虞主之
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
宜思其變別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
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
士張憑議或疑陳於太祖者皆其後毀主憑案古議無
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鯀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可無
疑矣安帝義熙九年四月將殷祭詔博議遷毀之禮大
司馬琅邪王司馬德文議太始之初虛太祖之位而緣

情流遠上及征西故世盡則宜毀而宣皇帝正太祖之位又漢光武帝移十一帝主於洛邑則毀主不設理可推矣宜從范宣之言築別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不祀也大司農徐廣議四府君嘗處廟室之首歆率土之祭若靈之幽壤於情理未必咸盡謂可遷藏西儲以爲遠祧而禘饗永絕也太尉咨議參軍袁豹議仍舊無革殿祠猶及四府君情理爲允祠部郎臧壽議四府君之主享祀禮廢則亦神所不依宜同虞主之瘞靈矣時高祖輔晉與大司馬議同須後殿祀行事改制

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廟每事

從儉約思與率土致力備禮又太祖虛位明堂未建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便可詳議祠部郎徐邈議圓丘郊祀經典無二宣皇帝嘗辨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爲安武皇帝建廟六世三昭三穆宣皇帝初基之主寔惟太祖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世故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七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謂支胤授位則親近必復京兆府君於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六世之上須前世

既遷乃太祖位定爾京兆遷毀宜藏主於石室雖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陰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配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明堂圓方之制綱領已舉不宜闕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爲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於二京也周公宗祀文王漢明配以世祖自非惟新之考孰配上帝邈又曰明堂所配之神積疑莫辨按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爲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禮同用四圭故並言之若上帝

者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人帝之與天帝雖天人之通謂然五方不可言上帝諸侯不可言大君也書無全證而義容彼此故太始太康二紀之間興廢迭用矣侍中車胤議又曰明堂之制旣其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旣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爾不知弘本順民乎九服咸寧河朔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崇而脩之中書令王珉意與胤同太常孔注議太始開元所以上祭四府君誠以世數尚近可得饗祠非若殷周先世王迹所因也向使京兆爾時在七世之外自當不祭此四王推

此知既毀之後則殷禘所絕矣吏部郎王忱議明堂則天象地儀觀之大宜俟皇居反舊然後脩之驃騎將軍會稽王司馬道子尚書令謝石意同忱議於是奉行一無所改

晉安帝義熙二年六月白衣領尚書左僕射孔安國啓云元興三年夏應殷祠昔年三月皇輿旋軫其年四月夏應殷而太常博士徐乾等議云應用孟秋臺尋校自泰和四年相承皆用冬夏乾等既伏應孟冬回復追明孟秋非失御史中丞范泰議今雖既耐之後得以烝嘗而無殷薦之比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烈宗以其年

九月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脩殷事又禮有喪則廢吉祭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別寢既耐祭於廟故四時烝嘗以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禘以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遇時則殷無取於限三十月也當是內臺常以限月成舊就如所言有喪可殷隆安之初果以喪而廢矣月數少多復遲速失中至於應寢而脩意所未譬安國又啓范泰云今既耐遂祭於廟故四時烝嘗如泰此言殷興烝嘗其本不同既耐之後可親烝嘗而不得親殷也太常劉瑾云章后喪未一周不應祭臣尋升平五年五月穆皇帝崩其年七月山陵十

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泰和元年五月海西夫人庾氏薨時爲皇后七月葬十月殷此在哀皇再周之內庾夫人旣葬之後二殷策文見在廟又文皇太后以隆安四年七月崩陛下追述先旨躬服重制五年十月殷再周之內不以廢事今以小君之哀而泰更謂不得行大禮臣尋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用三十月輒殷皆見於注記是依禮五年再殷而泰所言非真難臣乃以聖朝所用遲速失中泰爲憲司自應明審是非羣臣所啓不允卽當責失奏彈而詈墮稽停遂非忘舊請免泰瑾官丁巳詔皆白衣領職於是博士徐乾皆免官初

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祠進用十月計常限則義熙三年冬又當殷若更起端則應用來年四月領司徒王謚丹陽尹孟昶議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禮殷祭舊准不差蓋施於經常爾至於義熙之慶經古莫二雖曰旋幸理同受命愚謂理運惟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中領軍謝混太常劉瑾議殷無定日考時致敬且禮意尚簡去年十月祠雖於日有差而情典允備宜仍以爲正太學博士徐乾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經傳記籍不見補殷之文員外散騎侍郎領著作郎徐廣議尋先事海西公泰和六年十月殷祠孝武皇帝寧康二年十月殷祠

若依常去前二十月則應用四月也于時蓋當有故而
遷在冬但未詳其事太元元年十月殷祠依常三十月
則應用二年四月也是追計辛未歲十月來合六十月
而再殷何邵甫注公羊傳云祫從先君來積數爲限自
僖八年至文二年知爲祫祭如此履端居始承源成流
領會之節遠因宗本也昔年有故推遷非其常度寧康
太元前事可依雖年有曠近之異然追計之理同矣愚
謂從復常次者以推歸正之道也左丞劉潤之等議泰
元元年四月應殷而禮官墮失建用十月本非正期不
應卽以失爲始也宜以反初四月爲始當用三年十月

尚書奏從王謚議以元年十月爲始也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有司奏依舊今元年
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泰參議依永初三年例須
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則
猶在禫內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案禮三年
喪畢然後祫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
行事且不禫卽祭見譏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固無
祫享之義自漢文以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
雖祥禫空存無綬縞之變烝嘗薦祀不異平日殷祠禮
既弗殊豈獨以心憂爲礙太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

雖從權制再祥周變猶服縞素未爲純吉無容以祭謂
來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臣朱膺之議虞禮
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旣禫祭
當四時之祭日則未以其如配哀未恐也推此而言未
禫不得祭也又春秋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鄭玄云閔
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
又不禫云又不禫明禫內不得禘也案王肅等言於魏
朝云今權宜存古禮俟畢三年舊說三年喪畢遇禘則
禘遇祫則祫鄭玄云禘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十
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如爲有疑亦以魯閔設服因言

喪之紀制爾何必全許素冠可吉禘縱公羊異說官以
禮爲正亦求量宜郎中周景遠參議永初三年九月十
日奏傅亮議權制卽吉御世宜爾宗廟大禮宜依古典
則是皇宋開代成準謂博士徐宏太常丞朱膺之議用
來年十月殷祠爲允詔可

宋殷祭皆卽吉乃行大明七年二月辛亥有司奏四月
應殷祠若事中未得爲得用孟秋與不領軍長史周景
遠議案禮記云天子祫禘祫嘗祫烝依如禮文則夏秋
冬三時皆殷不唯用冬夏也晉義熙初僕射孔安國啓
議自泰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安國又啓永和十

年至今五十餘年用三十月輒殷祠博士徐乾據禮難
安國乾又引晉咸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專用冬夏于
時晉朝雖不從乾議然乾據禮及咸康故事安國無以
奪之今若來四月未得殷祠遷用孟秋於禮無違參議
據禮有證謂用孟秋爲允詔可

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
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胙升平五年十月己
卯殷祠以穆帝崩後不作樂初永嘉中散騎常侍江統
議曰陽秋之義去樂卒事是爲吉祭有廢樂也故升平
未行之其後太常江道表穆帝山陵之後十月殷祭從
太常丘夷等議撤樂道尋詳今行漢制無特祀之別既
入廟吉禘何疑於樂

史臣曰聞樂不怡故申情於過密至於諒闇奪服慮政
事之荒廢是以乘權通以設變量輕重而降屈若夫奏
音之與寢聲非有損益於機務縱復回疑於兩端固宜
緣恩而從戚矣宋世國有故廟祠皆懸而不樂

宋書卷十六終

宋書卷十七

志第七

梁沈約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又管國子監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禮四

宋文帝元嘉三年五月庚午以誅徐羨之等鑿恥已雪
幣告太廟

元嘉三年十二月甲寅西征謝晦告太廟太社晦平車
駕旋軫又告

元嘉六年七月太學博士徐道娛上議曰伏見太廟丞
嘗儀注皇帝行事畢出便坐三公已上獻太祝送神于
門然後至尊還拜百官贊拜乃退謹尋清廟之道所以
肅安神也禮曰廟者貌也神靈所馮依也事亡如存若
常在也既不應有送神之文自陳豆薦俎車駕至止竝
弗奉迎夫不迎而送送而後辭闇短之情實用未達按
時人私祠誠皆迎送由於無廟庶感降來格因心立意
非王者之禮也儀禮雖太祝迎尸于門此乃延尸之儀
豈是敬神之典恐於禮有疑謹以議上有司奏下禮官
詳判博士江邃議在始不迎明在廟也卒事而逆節孝

思也若不送而辭是舍親也辭而後送是遣神也故孝
子不忍違其親又不忍遣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烝嘗
之義博士賀道期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祭統迎牲而
不迎尸詩云鐘鼓送尸鄭云尸神象也與今儀注不迎
而後送若合符契博士荀萬秋議古之事尸與今之事
神其義一也周禮尸出送于廟門拜尸不顧詩云鐘鼓
送尸則送神之義其來久矣記曰迎牲而不迎尸別嫌
也尸在門外則疑於臣入廟中則全於君君在門外則
疑於君入廟則全於臣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邃等
三人謂舊儀爲是唯博士陳珉同道娛議參詳邃等議

雖未盡然皆依擬經禮道娛珉所據難從今衆議不一
宜遵舊體詔可

元嘉六年九月太學博士徐道娛上議曰祠部下十月
三日殷祠十二日烝祀謹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
公羊所謂五年再殷祭也在四時之間周禮所謂凡四
時之間禮也蓋歷歲節月無定天子諸侯先後弗同禮
稱天子祫嘗諸侯烝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鄭注天子
先祫然後時祭諸侯先時祭然後祫有田者旣祭又薦
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然則大祭四祀其月各異天子
以孟月殷仲月烝諸侯孟月嘗仲月祫也春秋僖公八

年秋七月禘文公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穀梁傳曰著
祫嘗也昭公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宮左傳曰禮也又
周禮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嘗稻晉春烝曲沃齊十月嘗
太公此竝孟仲區別不共之明文矣凡祭必先卜日用
丁尸如不從進卜遠日卜未吉豈容二事推期而往理
尤可知尋殷蒸祀重祭薦禮輕輕尚異月重寧反同且
祭不欲數數則瀆今隔旬頻享恐於禮爲煩自經緯墳
誥都無一月兩獻先儒舊說皆云殊朔晉代相承未審
其原國事之重莫大乎祀愚管膚淺竊以惟疑請詳告
下議寢不報

元嘉七年四月乙丑有司奏曰禮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今禮祀旣戒而掖庭有故下太常依禮詳正太學博士江邃袁朗徐道娛陳珉等議參互不同殿中曹郎中領祠部謝元議以爲遵依禮傳使有司行事於義爲安輒重參詳宗廟敬重饗祀精明雖聖情罔極必在親奉然苟曰有疑則情以禮屈無所稱述於義有據請聽如元所上詔可

元嘉十年十二月癸酉太祝令徐閏刺署典宗廟社稷祠祀薦五牲牛羊豕鷄竝用雄其一種市買由來送雌竊聞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鷄自斷其尾曰鷄憚犧不祥

今何以用雌求下禮官詳正勒太學依禮詳據博士徐道娛等議稱案禮孟春之月是月也犧牲無用牝如此是春月不用雌爾秋冬無禁雄雞斷尾自可是春月太常丞司馬操議尋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若如學議春祠三牲以下便應一時俱改以從月令何以偏在一雞重更勒太學議荅博士徐道娛等又議稱凡宗祀牲牝不一前惟月令不用牝者蓋明在春必雄秋冬可雌非以山林同宗廟也四牲不改在雞偏異相承來久義或有由誠非末學所能詳究求詳議告報如所稱合參詳閏所稱粗有證據宜如所上自今改用

雄雞

孝武帝孝建三年五月丁巳詔以第四皇子出紹江夏王太子叡爲後有司奏皇子出後檢未有告廟先例輒勒二學禮官議正應告與不告者爲告幾室太學博士傅休議禮無皇子出後告廟明文晉太康四年封北海王寔紹廣漢殤王後告于太廟漢初帝各異廟故告不必同自漢明帝以來乃共堂各室魏晉依之今旣共堂若獨告一室而闕諸室則于情未安太常丞庾亮之議案禮大事則告祖禰小事則特告禰今皇子出嗣宜告禰廟祠部朱膺之議以爲有事告廟蓋國之常典今皇

子出紹事非常均愚以爲宜告賀循云古禮異廟唯謁一室是也旣皆共廟而闕於諸帝於情未安謂循言爲允宜在皆告兼右丞殿中郎徐爰議以爲國之大事必告祖禰皇子出嗣不得謂小昔第五皇子承統廬陵備告七廟參議以爰議爲允詔可

大明元年六月己卯朔詔以前太子步兵校尉祗男歆紹南豐王朗有司奏朗先嗣營陽告廟臨軒檢繼體爲舊不告廟臨軒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王燮之議南豐昔別開土宇以紹營陽義同始封故有臨軒告廟之禮今歆奉詔出嗣則成繼體先爵猶存事是傳襲不應告

廟臨軒祠部郎朱膺之議南豐王嗣爵封已絕聖恩垂
矜特詔繼茅土復申義同始封爲之告廟臨軒殿中郎
徐爰議營陽繼體皇基身亡封絕恩詔追封錫以一城
旣始啓建茅土故宜臨軒告廟今欲繼後南豐彼此俱
爲列國長沙南豐自應各告其祖豈關太廟事非始封
不合臨軒同博士王燮之議參詳爰議爲允詔可

大明三年六月乙丑有司奏來七月十五日嘗祠太廟
章皇太后廟輿駕親奉而乘輿辭廟親戎太子合親祠
與不且今月二十四日第八皇女天案禮宮中有故三
月不舉祭皇太子入住上宮於事有疑下禮官議正太

學博士司馬興之議竊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皇太子
有撫軍之道而無專御之義戎旣如之祀亦宜然案祭
統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又云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
太子監國雖不攝至於宗廟則昭穆實存謂事不可亂
又云有故則使人准此二三太子無奉祀之道又皇女
天札則實同宮一體之哀理不得異設令得祀令猶無
親奉之義博士郁議案春秋太子奉社稷之案盛長子
主器出可守宗廟以爲祭主易彖明文監國之重居然
親祭皇女天札時旣同宮三月廢祭於禮宜停二議不
同尚書參議宜以郁議爲允詔可

大明三年十一月乙丑朔有司奏四時廟祠吉日已定
遇雨及舉哀舊停親奉以有司行事先下使禮官博議
於禮爲得遷日與不博士江長議禮記祭統君之祭也
有故則使人而君不失其儀鄭玄云君雖不親祭禮無
闕君德不損愚以爲有故則必使人者明無遷移之文
苟有司克事謂不宜改日太常丞陸澄議案周禮宗伯
之職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君曰王有故行其祭事
也臣以爲此謂在致齋祭事盡備神不可瀆齋不可久
而王有他故則使有司攝焉晉太始七年四月世祖將
親祠千太廟庚戌車駕夕牲辛亥雨有司行事此雖非

人故蓋亦天祲也求之古禮未乖周制案禮記孔子答
曾子當祭而日蝕太廟火如牲至未殺則廢然則祭非
無可廢之道也但權所爲之輕重耳日蝕廟火變之甚
者故乃牲至尚猶可廢推此而降可以理尋今散齊之
內未及致齋而有輕哀甚雨日時展事可以延敬不愆
義情無傷正典改擇今日夫何以疑愚謂散齊而有舉
哀若雨可更遷日唯入致齊及日月逼晚者乃使有司
行事耳又前代司空顧和啓南郊車駕已出遇雨宜遷
日更郊事見施用郊之與廟其敬可均至日猶遷况散
齊邪殿中郎殷淡議曾子問日蝕太廟火牲未殺則廢

縱有故則使人清廟敬重郊禋禮大故廟焚日蝕許以可遷輕哀微故事不合改是以鼯鼠食牛改卜非禮晉世祖有司行事顧司空之改郊月既不見其當時之宜此不足爲准愚謂日蝕廟火天譴之變迺可遷日至於舉哀小故不宜改辰衆議不同參議既有理據且晉氏遷郊宋初遷祠竝有成准謂孟月散齊之中遇雨及舉輕哀宜擇吉更遷無定限數唯入致齊及侵仲月節者使有司行事詔可

大明五年十月甲寅有司奏今月八日烝祠二廟公卿行事有皇太子獻妃服前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所以有喪廢祭由祭必有樂皇太子以元嫡之重故主上服妃不以尊降既正服大功愚謂不應祭有故三公行事是得祭之辰非今之比卿卒猶不繹況於太子妃乎博士司馬興之議夫總則不祭禮之大經卿卒不繹春秋明義又尋魏代平原公主薨高堂隆議不應三月廢祠而猶云殯葬之間權廢事改吉芬馥享祠尋此語意非使有司此無服之喪尚以未塋爲廢況皇太子妃及大功未祔者邪上尋禮文下准前代不得烝祠領軍長史周景遠議案禮總不祭大功廢祠理不俟言今皇太子故妃既未山塋未從權制則應依禮廢烝嘗至尊以大功

之服於禮不得親奉非有故之謂亦不使公卿行事右丞徐爰議以爲禮總不祭蓋惟通議大夫以尊貴降絕及其有服不容復異祭統云君有故使人可者謂於禮應祭君不得齊祭不可闕故使臣下攝奉不謂君不應祭有司行事也晉咸寧四年景獻皇后崩晉武帝伯母宗廟廢一時之祀雖名號尊崇粗可依准今太子妃至尊正服大功非有故之比旣未山塋謂烝祠宜廢尋蔚之等議指歸不殊闕烝爲允過卒哭祔廟一依常典詔可

大明七年二月丙辰有司奏鑿輿巡蒐江左講武校獵

獲肉先薦太廟章太后廟并設醢酒公卿行事及獻妃陰室室長行事太學博士虞龢議檢周禮四時講武獻牲各有所施振旅春蒐則以祭社芟舍夏苗則以享祔治兵秋獮則以祀方大閱冬狩則以享烝案漢祭祀志唯立秋之日白郊事畢始揚威武名曰獮劉乘輿入園躬執弩以射牲以鹿麇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送陵廟然則春田薦廟未有先准兼太常丞庾蔚之議龢所言是蒐狩不失其時此禮久廢今時龢表晏講武教人又虔供乾豆先薦二廟禮情俱允社主土神司空土官故祭社使司空行事太廟宜使上公參議蒐狩之

禮四時異議禮有損益時代不同今既無復四方之祭
三殺之儀曠廢來久禽獲牲物面傷翦毛未成禽不獻
太宰令謁者擇上殺奉送先薦廟社二廟依舊以太尉
行事詔可

明帝泰豫元年七月庚申有司奏七月嘗祠至尊諒闇
之內爲親奉與不使下禮官通議伏尋三年之制自天
子達漢文愍秦餘之弊於是制爲權典魏晉以來卒哭
而祔則就吉案禮記王制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
越紼而行事鄭玄云唯不敢以卑廢尊也范宣難杜預
段暢所以闢宗廟祭者皆人理所奉哀戚之情同於生

者譙周祭志稱禮身有喪則不爲吉祭總麻之喪於祖
考有服者則亦不祭爲神不饗也尋宮中有故雖在無
服亦廢祭三月有喪不祭如或非若三年之內必宜親
奉者則應禘序昭穆而今必須免喪然後禘祫故知未
祭之意當似可思起居注晉武有二喪兩碁之中竝不
自祠亦近代前事也伏惟至尊孝越姬文情深明發公
服雖釋純哀內纏推訪典例則未應親奉有司祇應祭
不爲曠仰思從敬竊謂爲允臣等參議甚有明證宜如
所上詔可

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有司奏至尊親祠太廟文

皇帝太后之日孝武皇帝及昭穆太后雖親非正統而嘗經北面未詳應親執爵與不下禮官議太學博士周山文議案禮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孝武皇帝於至尊雖親非正統而祖宗之號列于七廟愚謂親奉之日應執觴爵昭皇太后既親非禮正宜使三公行事博士顏燮等四人同山文兼太常丞韓賁議晉景帝之於世祖肅祖之於孝武皆傍尊也親執觴杓今孝武皇帝於至尊親爲伯父功列祖宗奉祠之日謂宜親執按昭皇太后於主上親無名秩情則疏遠庶母在我猶子祭孫止況伯父之庶母愚謂昭后觴爵可付之有司前左丞

孫緬議晉世祖宗祠顯宗烈宗肅祖竝是晉帝之伯今朝明準而初無有司行事之禮愚謂主上親執孝武皇帝觴爵有愜情敬昭皇太后君母之貴見尊一時而與章宣二廟同饗闕宮非唯不躬奉迺宜議其毀替請且依舊三公行事詔緬議爲允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有司奏章皇太后廟毀置之禮二品官議者六百六十三人太傅江夏王義恭以爲經籍殘僞訓傳異門諒言之者罔一故求之者尠究是以六宗之辯舛於兼儒迭毀之論亂於羣學章皇太后誕神啓聖禮備中興慶流胙胤德光義遠宜長代

崇芬奕葉垂則豈得降侔通倫反遵常典夫議者成疑寔傍紀傳知一爽二莫窮書旨按禮記不代祭爰及慈母置辭令有所施穀梁於孫止別主立祭則親執虔祀事異前志將由大君之宜其職彌重人極之貴其數特中且漢代鴻風遂登配祔晉氏明規咸留薦祀遠考史策近因闇見未應毀之於義爲長所據公羊祗足堅秉安可以貴等帝王祭從士庶緣情訪制顛越滋甚謂應同七廟六代乃毀六百三十六人同義恭不毀散騎侍郎王法施等二十七人議應毀領曹郎中周景遠重參議義恭等不毀議爲允詔可

大明二年二月庚寅有司奏皇代殷祭無事於章后廟高堂隆議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廟禘祫及徐邈答晉宣太后殷薦舊事使禮官議正博士孫武議按禮記祭法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遠廟爲祧鄭云天子遷廟之主昭穆合藏於祧中祫乃祭之王制曰祫禘鄭云祫合也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三年而夏禘五年而秋祫謂之五年再殷祭又禘大祭也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廟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祭統曰有事于太廟則羣

昭羣穆咸在不失其倫今殷祠是合食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既屈於上不列正廟若迎主入太廟既不敢配列於正序又未聞於昭穆之外別立爲位若徐邈議今殷祠就別廟奉薦則乖禘祫大祭合食序昭穆之義邈云陰室四殤不同祫就祭此亦其義也喪服小記殤與無後從祖祔食祭法王下祭殤鄭玄云祭適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既從祖食於廟奧是殤有位於奧非就祭別宮之謂今章太后廟四時饗薦雖不於孫止若太廟禘祫獨祭別宮與四時烝嘗不異則非禘大祭之義又無取於祫合食之文謂不宜與太廟同殷祭之禮高堂

隆答魏文思后依姜嫄廟禘祫又不辨祫之義而改祫大饗蓋有由而然耳守之淺學懼乖禮衷博士王爽之議按禘小祫大禮無正文求之情例如有推尋祫之爲名雖在合食而祭典之重於此爲大夫以孝饗親尊愛罔極既殷薦太祖亦致盛祀於小廟譬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故高堂隆所謂獨以祫故而祭之也是以魏之文思晉之宣后雖並不序於太廟而猶均禘於姜嫄其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殤不祫就而祭之以爲別饗之例斯其證矣愚謂章皇太后廟亦宜殷薦太常丞孫緬議以爲祫祭之名義在合食守經據古孫武爲詳竊尋

小廟之禮肇自近魏晉之所行足爲前準高堂隆以禘而祭有附情敬徐邈引就祭四殤以證別饗孫武據殤祔於祖謂廟有殤位尋事雖同廟而祭非合食且七廟同宮始自後漢禮之祭殤各祔厥祖旣豫禘則必異廟而祭愚謂章廟殷薦推此可知祠部朱膺之議闕宮之祀高堂隆趙怡並云周人禘歲俱禘祭之魏晉二代取則奉薦名儒達禮無相譏非不誓不忘率由舊章愚意同王燮之孫緬議詔曰章皇太后追尊極號禮同七廟豈容獨闕殷薦隔茲盛祠闕宮遙禘旣行有周魏晉從饗式範無替宜述附前典以宣情敬

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崩五月甲寅有司奏晉太元中始正太后尊號徐邈議廟制自是以來著爲通典今昭皇太后於至尊無親正特制義服祔廟之禮宜下禮官詳議博士王畧太常丞虞愿議正名存義有國之徽典臣子一例史傳之明文今昭皇太后正位毋儀尊號允著祔廟之禮宜備彝則毋以子貴事炳聖文孝武之祀旣百代不毀則昭后之祔無緣有虧愚謂神主應入章后廟又宜依晉元皇帝之於愍帝安帝之於永安后祭祀之日不親執觴爵使有司行事時太宗宣太后已祔章太后廟長兼儀曹郎虞穌議以爲春秋之

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無親奉之理周禮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則攝位然則宜使有司行其禮事又婦人無常秩各以夫氏爲定夫亡以子爲次昭皇太后卽正位在前宣太后追尊在後以從序而言宜躋新禰于上參詳龢議爲允詔可

泰始二年六月丁丑有司奏來七月嘗祀二廟依舊車駕親奉孝武皇帝至尊親進觴爵及拜伏又昭皇太后室應拜及祝文稱皇帝諱又皇后今月二十五日虔見於禰拜孝武皇帝昭皇太后竝無明文下禮官議正太

學博士劉緄議尋晉元北面稱臣於愍帝丞嘗奉薦亦使有司行事且兄弟不相爲後著於魯史以此而推孝武之室至尊無容親進觴爵拜伏其日親進章皇太后廟經昭皇太后室過前議既使有司行事謂不應進拜昭皇太后正號久定登列廟祀詳尋祝文宜稱皇帝諱案禮婦無見兄之典昭后位居傍尊致虔之儀理不容備孝武昭后二室牲薦宜闕太常丞虞愿議夫丞嘗之禮事存繼嗣故傍尊雖近第姪弗祀君道雖高臣無祭典按晉景帝之於武帝屬居伯父武帝至祭之日猶進觴爵今上既纂祠文皇於孝武室謂宜進拜而已觴爵

使有司行事按禮過墓則軾過祀則下凡在神祇尚或致恭況昭太后母臨四海至尊親曾北面兄母有敬謂宜進拜祝文宜稱皇帝諱尋皇后廟見之禮本修虔爲義今於孝武論其嫂叔則無通問之典語其尊卑亦無相見之義又皇后登御之初昭后猶正位在宮敬謁之道又已前備愚謂孝武昭太后二室並不復薦告參議以愿議爲允詔可

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壬寅有司奏昭太后廟毀置下禮官詳議太常丞韓賁議按君母之尊義發春秋庶後饗薦無閒周典七廟承統猶親盡則毀況伯之所生而無服代祭稽之前代未見其準都令史殷匪子議昭皇太后不係於祖宗進退宜毀議者云妾祔於妾祖姑祔旣必告毀不容異應告章皇太后一室按記云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始章太后於昭太后論昭穆而言則非妾祖姑又非女君於義不當伏尋昭太后名位允極昔初祔之始自上祔於趙后卽安于西廟竝皆幣告諸室古者大事必告又云每事必告禮牲幣雜用檢魏晉以來互有不同元嘉十六年下禮官辨正太學博士殷靈祚議稱吉事用牲凶事用幣自茲而後吉凶爲判已是一代之成典今事雖不全

凶亦未近吉故宜依舊以幣徧告二廟又尋昭太后毀
主無義陳列於太祖博士欲依虞主葬於廟兩階之間
按階閒本以薶告幣薶虞主之所昔虞喜云依五經典
議以毀主祔於虞主薶於廟之北牆最爲可據昭太后
神主毀之薶之後上室不可不虛置太后僂應上下升
之旣升之頃又應設脯醢以安神今禮官所儀謬畧未
周遷毀事大請廣詳訪左僕射劉康等七人同匪子左
丞王湛重參議謂以幣徧告二廟薶毀殷主於北牆宣
太后上室仍設脯醢以安神匪子議爲允詔可

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太
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
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蕃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
秦或誤朝議遂尊恭皇立廟京師又寵蕃妾使比長信
僭差無禮人神弗佑非臯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傳焚
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代
爲誠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
義敢爲佞邪導諛君上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爲皇稱妣
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金策藏之宗廟著于
令典是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也晉愍帝建興四
年司徒梁芬議追尊之禮帝旣不從而左僕射索綝等

亦稱引魏制以爲不可故追贈吳王爲太保而已元帝
太興二年有司言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議云禮典
之義子不敢以已爵加其父號帝又從之二漢此典棄矣
魏明帝有愛女曰淑涉三月而天帝痛之甚追封諡爲
平原懿公主葬於南陵立廟京師無前典非禮也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辛酉有司奏東平沖王年穉
無後唯殤服五月雖不殤君應有主祭而國是追贈又
無其臣未詳毀靈立廟爲當它祔與不輒下禮官詳議
太學博士臣徐宏議王旣無後追贈無臣殤服旣竟靈
便合毀記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士大夫不得

祔於諸侯祔於祖之爲士大夫者按諸侯不得祔於天
子沖王則宜祔諸祖之廟爲王者應祔長沙景王廟詔
可

大明四年丁巳有司奏安陸國土雖建而奠酎之所未
及營立四時薦饗故祔江夏之廟宣王所生夫人當應
祠不太學博士傅郁議應廢祭右丞徐爰議按禮慈母
妾母不代祭鄭玄注以其非正故傳曰子祭孫止又云
爲慈母後者爲祖庶母可也注稱緣爲慈母後之義父
妾無子亦可命已庶子爲之後也考尋斯義父母妾之
祭不必唯子江夏宣王太子體自元宰道戚之胤遭時

不幸聖上矜悼降出皇愛嗣承徽緒光啓大蕃屬國爲
祖始王夫人載育明懿則一國之正上無所厭哀敬得
申旣未獲祔享江夏又不從祭安陸卽事求情愚以爲
宜依祖母有爲後之義謂合列祀于廟二議不同參議
以爰議爲允詔可

大明六年十月丙寅有司奏故晉陵孝王子雲未有嗣
安廟後三日國臣從權制除釋朔望周忌應還臨與不
祭之日誰爲主太常丞庾蔚之議旣葬三日國臣從權
制除而釋靈筵猶存朔望及朞忌諸臣宜還臨哭變服
衣帙使上卿主祭王旣未有後又無三年服者朞親服

除之而國尚存便宜立廟爲國之始祖服除之日神主
暫祔食祖廟諸王不得祖天子宜祔從祖國廟還居新
廟之室未有嗣之前四時饗薦常使上卿主之左丞徐
爰參議以蔚之議爲允詔可

大明七年正月庚子有司奏故宜貴妃加殊禮未詳應
立廟與不太學博士虞龢議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
檀弓云舜葬蒼梧三妃未之從昏義云后之立六宮有
三夫人然則三妃卽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
有三公也按周禮三公八命諸侯七命三公旣尊於列
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傳仲子非魯惠

元嫡尚得考彼別宮今貴妃是秩天之崇班理應立此
新廟左丞徐爰議宜貴妃既加殊命禮絕五宮考之古
典顯有成據廟堂克構宜選將作大匠參詳以龢爰議
爲允詔可

大明七年三月戊戌有司奏新安王服宣貴妃齊衰朞
十一月練十三月縞十五日禫心喪三年未詳宣貴妃
祔廟應在何時入廟之日當先有祔但入新廟而已若
在大祥及禫中入廟者遇四時僎祭不新安王在心制
中得親奉祭不太學博士虞龢議春秋傳云祔而作主
烝嘗禘於廟嘗爲吉祭之名大祥及禫未得入廟應在

禫除之後也新安王心喪之內若遇時節僎應吉祭於
廟親奉亦在無嫌祔之爲言以後亡者祔於先廟也小
記云諸侯不得祔於天子今貴妃爵視諸侯居然不得
祔於先后又別考新宮無所宜祔且卒哭之後益無祔
理左丞徐爰議以禮有損益古今異儀雖云卒哭而祔
祔而作主時之諸侯皆禫終入廟且麻衣縗緣革服於
元嘉苦經變除申情於皇宋況宣貴妃誕育獻蕃葬加
殊禮靈筵廬位皆主之哲王考宮躬祀不得闕之朝廷
謂禫除之後宜親執奠爵之禮若有故三卿行事貴妃
上厭皇姑下絕列國無所應祔參議龢議大體與爰不

異宜以爰議爲允詔可

大明七年十一月癸未有司奏晉陵國刺孝王廟依廬陵平王等國例一歲五祭二國以王三卿主祭應同有服之例與不博士顏僧道議禮記云所祭者亡服則不祭今晉陵王於衡陽小功宜依二國同廢大常丞庾蔚之議總不祭者據主爲言也晉陵雖未有嗣宜依有嗣致服依闕祭之限衡陽爲族伯總麻則應祭三月兼左丞徐爰議嗣王未立將來承胤未知疏近豈宜空計服屬以虧祭敬參議以爰議爲允詔可

大明八年正月壬辰有司奏故齊敬王子羽將來立後未詳僂應作主立廟爲須有後之日未立廟者爲於何處祭祀游擊將軍徐爰議以爲國無後於制除罷始封之君寔存承嗣皇子追贈則爲始祖臣不殤君事著前準豈容虛闕丞嘗以俟有後謂立廟作主三卿主祭依舊通關博議以爰議爲允令僂立廟廟成作主依晉陵王近例先暫祔廬陵考獻王廟祭竟神主卽還新廟未立後之前常使國上卿主祭

禮云共工氏之霸九州其子句龍曰后土能平九土故土以爲社周以甲日祭之用日之始也社所以神地之道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

親地教人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故言報本反始烈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其裔曰柱佐顓頊爲稷官主農事周棄係之法施於人故祀以爲稷禮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故國有二社而稷亦有二也漢魏則有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晉初仍魏無所增損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禮於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郊廟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塗盛致殷薦於上帝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謂自報

自爲立社者爲藉而報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藉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師也景侯此論據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爲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爲人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夫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太社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左氏傳

盟于清丘之社是也人間之社旣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都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爲羣姓立七祀自爲立七祀言自爲者自爲而祀也爲羣姓者爲羣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太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杜伯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爲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是思惟景侯之後解亦未易除也前被敕尚書召誥社于新邑唯一

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則稷無牲矣說者則曰舉社以明稷何獨不可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過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壇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設壇之無稷字說者以爲畧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時成祭議稱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以爲如粲之論景侯之解文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

曰冢土太社也景侯解詩卽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爲立京都也不知此論從何出而與解乖上遼經記明文下壤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問不能默已謹復續上劉寔與咸同詔曰社實一神而相襲二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使仍舊一如魏制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佑萬邦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載王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祝惟辰景福來造禮左宗廟

右社稷歷代遵之故洛京社稷在廟之右而江左又然也吳時宮東門雩門疑吳社亦在宮東與其廟同所也宋仍舊無所改作

魏氏三祖皆親耕藉此則先農無廢享也其禮無異聞宜從漢儀執事告祠以太牢晉武哀帝竝欲藉田而不遂儀注亦闕畧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春親耕乃立先農壇於藉田中阡西陌南高四尺方二丈爲四出陛陛廣五尺外加埽去阡陌各二十丈車駕未到司空大司農率太祝令及衆執事質明以一太牢告祠祭器用祭社稷器祠畢班

餘胙於奉祠者舊典先農又常列於郊祭云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晉武帝太康九年揚皇后躬桑于西郊祀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爲四出陛陛廣五尺在採桑壇東南帷宮之外去帷宮十丈皇后未到大祝令質明以一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畢徹饌班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禮五嶽四瀆咸秩羣祀塵沈珪璋六年七月帝以舟軍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沈璧于淮禮也

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禮也

魏元帝咸熙元年帝行幸長安遣使者以璧幣禮華山禮也

晉穆帝升平中何琦論修五嶽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載一巡狩省時之方柴燎五嶽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德是以災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逮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記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

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禮可以闕哉自
永嘉之亂神州傾覆茲事替矣唯灋之天柱在王畧之
內舊臺選百石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
江郡常遣大吏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咸和
迄今已復墮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
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四人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爲簡
闕禮俗頽紊人神雜擾公以奔蹙漸以滋繁良由頃國
家多難日不暇給草建廢滯事有未遑今元愍已殲宜
修舊典嶽瀆之域風教所被來蘇之人咸蒙德澤而神
祇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廢尚矣崇明前典將俟
皇輿北旋稽古憲章大釐制度其五嶽四瀆宜遵修之
處但俎豆牲牢祝嘏文辭舊章靡記可令禮官作式歸
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諸妖孽可俱依法令
先去其甚禪邪正不瀆不見省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丙辰有司奏詔奠祭霍山未
審應奉使何官用何牲饌進奠之日又用何器殿中郎
丘景先議修祀川嶽道光列代差秩珪璋義昭聯冊但
業曠中葉儀漏典文尋姬典事繼宗伯漢載持節侍祠
血祭靈沈經垂明範酒脯牢具悉有詳例又名山著珪
幣之異大冢有嘗禾之加山海祠霍山以太牢告玉此

準酌記傳其可言者也今皇風緬暢輝祀通嶽愚謂宜使以太常持節牲以太牢之具羞用酒脯時穀禮以赤璋纁幣又鬯人之職凡山川四方用脰則盛酒當以蠡栝其餘器用無所取說按郊望山瀆以質表誠器尚陶匏籍以茅席近可依準山川以兆宜爲壇域參議景先議爲允令以兼太常持節奉使牲用太牢加以璋幣器用陶匏時不復用脰宜同郊祀以爵獻凡肴饌種數一依社祭爲允詔可

晉武帝咸寧二年春久旱四月丁巳詔曰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獲澍雨

此雩祭舊典也

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是後修之至今

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采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茲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以遭天下大亂百祀隳廢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代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

命魯郡修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

晉武帝太始三年十一月改封宗聖侯孔震爲奉聖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

明帝大寧三年詔給事奉聖亭侯孔亭四時祠孔子祭直如太始故事亭五代孫繼之博塞無度常以祭直顧進替慢不祀宋文帝元嘉八年有司奏奪爵至十九年又授孔隱之兄子熙先謀逆又失爵二十八年又以孔惠雲爲奉聖侯後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又以孔邁爲奉聖侯邁卒子莽嗣有辜失爵

魏齊王正始二年三月帝講論語通五年五月講尚書

通七年十二月講禮通並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晉武帝太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咸寧三年講詩通太康三年講論語通元帝太興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太子並親釋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顏淵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講詩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孝武寧康三年七月帝講孝經通並釋奠如故事

穆帝孝武並權以中堂爲太學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月皇太子講孝經通釋奠國子學如晉故事

漢東海王恭薨明帝出幸津門亭發哀魏時會喪及使者弔祭用博士杜希議皆去玄冠加以布巾

魏武帝少時漢太尉橋玄獨先禮異焉故建安中遣使祠以太牢

文帝黃初六年十二月過梁郡又以太牢祠之黃初二年正月帝校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四月丙辰車駕行幸江寧經司徒劉穆之墓遣使致祭焉

孝武帝大明三年二月戊申行幸籍田經左光祿大夫袁湛墓遣使致祭

大明五年庚午車駕行幸經司空殷景仁墓遣使致祭
大明七年十一月南巡乙酉遣使祭晉司馬桓溫征西將軍毛璩墓

劉禪景耀六年詔爲丞相諸葛亮立廟於沔陽先是所居各請立廟不許百姓遂私祭之而言事者或以爲可立於京師乃從人意皆不納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允等言於禪曰昔周人懷邵伯之美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象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丞嘗止於私門廟象闕而莫

立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也
今若盡從人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
懷所以惟疑也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屬
所以時賜祭凡其故臣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
以崇正禮於是從之何承天曰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大
烝故後代遵之以元勳配饗允等曾不是式禫又從之
並非禮也

漢時城陽國人以劉章有功於漢爲之立祠青州諸郡
轉相放效濟南尤盛至魏武帝爲濟南相皆毀絕之及
秉大政普加除翦世之淫祀遂絕至文帝黃初五年十

一月詔曰先王制祀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
廟三神五行名山川澤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代衰亂
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
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
著于令明帝青龍元年又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
祠

晉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詔晉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
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而當幽明之道
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也故史
薦而無媿詞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代信

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其
幸妖妄相扇舍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爲之
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妖淫之鬼不亂其間二
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
之

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蔣子文祠以下普皆
毀絕孝武孝建初更修起蔣山祠所在山川漸皆修復
明帝立九州廟於鷄籠山大聚羣神蔣侯宋代稍加爵
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鐘山王蘇侯驃
騎大將軍四方諸神咸加爵秩

漢安帝元初四年詔日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
鬻方今八月按北方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鬻糠粃
泥土相和半不可飲食按此詔漢時猶依月令施政事
也

書卷十七終

水滸傳卷十七終

水滸傳卷十七終

